

世界文學名著

囂俄的情書

囂 俄 著

顧 維 熊 譯

LETTRES A LA
FLANCEE

By

VIICTOR HUGO

Translated by

KU WEI HSIUNG

世界文學名著

囂俄的情書

囂 俄 著

顧 維 熊 譯

LETTRES A LA
FLANCEE

By

VIICTOR HUGO

Translated by

KU WEI HSIUNG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

談

(86222.1)

世界文學名著 囂俄的情書 一冊

Lettres à la fiancée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Victor Hugo

譯述者 顧維熊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丁心田)

譯者序

本書的作者大概是毋庸譯者介紹的了吧。這裏所要說的是關於此書本身的幾句話。

本書是露俄自一八二〇年春至一八二二年冬整個三年中給他的未婚妻阿黛勒的情書的集成。露俄在幼時便認識阿黛勒；雙方的家庭原係世交，他們彼此自小在一處長成。關於他們的愛的生長，露俄在他的一個受罰者的末日（*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的詩集中頗有詳細的敘述；而他們的愛的顯明的表示，我們讀了一八二一年中的一封信（見本書中一八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信）也可以知道。是在一八一九年的四月二十六日那一天，雙方吐露了各人內心的祕密，其時露俄年祇十七，而阿黛勒則年祇十六。可是當時兩人雖曾表示了尊嚴的信誓，但最初交換的幾封信都很平淡無奇，因此牠們並未被保留下來。此外，那時候，一對小情人適有短時期的分離。是在那年的夏天，阿黛勒的母親攜了她的女兒去意西避暑。待秋涼之後，母女倆重返巴黎，

露俄始得與阿黛勒重聚；自西回歸以後，在一八二〇年的一月，才開始產生這裏許多熱烈的信札，至一八二二年十月間兩人結合時為止，經過通信的時間有三年之久，不過其間自一八二〇年四月至一八二一年二月十個月中雙方因家庭的阻撓，曾停止通信，三月初才重復交換消息。不久在同年五月至十月中，復因露俄母親抱病，露俄無暇寫信而二人重罹厄運。此後則直至一八二二年二人都在平穩的環境中過去矣。

這些信札，無疑地，當時露俄是寫給阿黛勒一人讀的；但牠們如今在我們顯得是何等地寶貴。牠們是多麼優美；牠們是純潔的，但熱烈的；牠們是平淡的，但富詩意的。內中有熱情的活躍，失望的哀鳴；嫉妬的爭鬪，甜蜜的私語；悲鬱的訴苦，快樂的歌唱；劇烈的爭辯，溫柔的慰藉。

在這些忠實的偉大的情書之中，我們終於窺見了大詩人的整個的人生！

囂俄的情書

——寄給未婚妻的信札——

第一部

一八二〇年一月至四月間之信

你的幾句話，我的親愛的阿黛勒，重又變更了我的精神的常態。是的，你能左右我的一切，因而將來啊，我將死於不知道你的美妙的喉聲和可愛的肉唇的柔和的壓力是不是不足以使我起死回生。今晚上我去臨睡的時候是何等地覺得和昨天異樣啊！昨天呢，阿黛勒啊，一切我對於將來的希望是放棄了的；我不再相信你的熱情，昨天呢，是歡迎我的死神到臨的日子。

——可是，我還自己想著，假定真的她不愛我，假定在我精神上，全然沒有足以享受那種缺了之後我的人生便無歡樂可言的她的愛情的賜予的地方，那末是否便是一種該應死去的理由？是不是爲我的幸福而活着的？啊，並不是的！我的一生，無論她怎樣，應爲她而盡力。而且我有什麼權利能勒索她的愛情呢？我難道勝過一個天使或是一個上帝麼？我愛她，這是確然的；我預備快樂地爲她而犧牲一切，所謂一切，甚至於希望她愛我的願望也包括在內。我對於她，甚至於對於她的一顧一顧都無可以盡力之處。但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她不是我的生命的唯一的目標麼？對我冷淡，或是竟至於恨我，祇不過是我的不幸而已。不發生問題的，祇要這些不妨害她的幸福便好了。啊！是的，倘使她不能愛我，我祇能怨我自身。我的本分祇是：緊緊地跟隨着她，將我的生存依附於她的生存之上，作她的防禦危險的保障，獻給我的頭顱作她的踏步，不斷地將我置於她及各種痛苦之間，不索報酬，不求褒賞。倘使她有時願意擲一憐惜之一顧於她的忠僕，而在危難之時能想念及他，已經是很幸福的了。啊！願她讓我將整個的生命投在她的一總的慾望，一總的任性之前罷！願她許我恭敬地吻她可愛的足跟；願他同意於在生存的艱苦之中我能作她的臂助；如此，我將獲得預

期能享受到的唯一的幸福了。因為我預備爲她而犧牲，她是否應該感激我的？倘使我愛上了她，是否是由於她的一方面的過失？是否她便認定必須愛我了？不對的，她能享受我的忠誠，她能以怨報德，她能不屑地拒絕我的溺愛，而我無論在何時，沒有權利怨恨這個天使，無論在何時不能停止供給她所瞧不上的一切東西。而且當我的生命史上每天記上了一次對她的犧牲之後，在我死去的時候，我還全然不足以償清我的生命對她的生命所欠的無窮之債呢。——

昨天呢，在這個時候，我最親愛的阿黛勒啊，這些便是我心中的思潮和計劃。今天呢，這些還是不變的，不過滲入了幸福的現實，滲入了這個我祇能戰慄地才敢相信的如此偉大的幸福。

如此說來，你確乎是愛我的，阿黛勒！對我講罷，我該不該自信着這種幸福的意念？你以爲我不終至於快樂得發狂麼，倘使我能够在你的腳邊度過了我的一生，自信我將使你和我一樣地幸福，自信你我彼此同樣地相愛啊！你的信使我得到了安寧，今天晚上你的話使我充滿了幸福。千萬遍地受我感謝你罷，阿黛勒，我的親愛的天使。我願意能如在天神之前的跪拜在你面前，你是如何地使我幸福啊！再會了，再會了，我將去度着一個夢着你的很甜蜜之夜。

好好地睡着罷。讓你的丈夫享受你所預諾他的十二個吻及其他你所並未預許他的吻罷。

星六晚（一八二〇年一月）

在昨天晚上，倘使依從了你似乎所想的而還給了你那封信的話，我的阿黛勒啊，我將非常地不快活；牠雖使我發生不痛快的感想，但於我是很寶貴的，因為牠對我作證你是依然愛着我。

是很快樂的，我承認一總的過失都是我一方面的，而且我用最誠懇的悔心懇求你寬恕。是的，我的阿黛勒啊，我是沒有特別的權利責備你的。責備你爲的是什麼呢？但是我有特別的權利幫助你並保護你。

時時告訴我一切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你的行動，並至於一切你的思想。我在此對你有一點小小的責備。我知道你是喜歡跳舞會的，你自己最近曾告訴過我說「華爾斯」舞在你是一種很劇烈的誘惑；那末爲什麼最近過去的幾天你拒絕了人們的邀請呢？你不要誤會啊，我爲了你而放棄跳舞和宴會者，祇爲的是避免厭煩，並不是對你的一種犧牲。所謂對一種事物之犧牲，必須所犧牲的事物是足以引起快樂的。而我呢，祇在見着你在你身邊的時候才覺得快樂。至於你，祇要跳舞使你喜歡，放棄一次跳舞會確然是一種犧牲。我很感激你的美意的，但我不能接受牠。我實際上是嫉妬的，但是我將是太不大量了，倘使完全由於嫉妬而褫奪那些在你這樣年紀所應有的娛樂。這些，

無疑的也將是我的娛樂，倘使你是不足以滿足我的話。去玩耍罷，去跳舞會罷，不過在那邊不要忘記了我。你將不難遇見許多比我可愛，比我善媚，尤其是比我漂亮的少年，但我敢說，你將找不到一個能如我一般的純潔而不自私地愛着你的人。

我不願意在這裏把我自身的痛苦厭煩了你；牠們並不是完全沒有救藥的，而且每次我見着你快樂，幸福而安靜，牠們便被我遺忘掉了。

再見了，時時告訴我一切罷，或是面談，或是通信。勇氣，機警，忍耐，祈求上帝賜給我這三種美德；尤其是後兩種，因為在你愛着我時，我總不短少第一種的。我希望這封信不致使你哭泣。我呢，當我想到你是屬於我的時候我是十分快樂的。你是我的，是不是，我的阿黛勒？

縱使將來有困難發生，我總預備着如卻利第七（Charles VII）巴維愛勒地方之帝王候選者，生於勃魯舍勒（Bruxelles——比國首都。）一七四一年當選為日耳曼王；曼麗載烈茲（Marie-Chérèse）之追求者。後被其情人所逐，一七四五年因苦悶死於語尼許（Munich）——譯者「曼麗載烈茲為非力拍第四（Phillipe IV）之女，一六六〇年嫁給路易十四（Lou-

is XIV) 爲妻——譯者」的呼喊起來：『上帝把她給了我的，魔鬼是不能由我手中奪去的啊！』
再見了，恕了我而且准許你的丈夫認爲他得到了你所欠着他的十吻中之一吻罷。

你的忠僕維克多

二月二八日——星期——

受了各方面的厭煩和嚙唆，我急促地寫給你幾行，我的阿黛勒，而且我希望，我今天早上所給你的整個的信任心的表示頗足安慰你而無需此信。假使你能想到我愛你到如何程度，你也便可以想到我敬尊你到怎樣。一切祇在於明瞭你是否疑慮我的永久的並不可侵犯的熱情；在這情形之下，你要我如何的向你證實牠呢？說罷，我將聽從你來。

我想，我的阿黛勒，你是完全安心於我對你的敬心的；我將盡我可能的給你一切信任的表示，而且我向你發誓，你將如我一般地得知關於我的事情。

我勸你，我的朋友，忍耐些罷，但這句話出於我口是不中聽的；我在你的也便是我的痛苦之中，不能供獻一些安慰，在你我彼此受苦的煩悶之中，供獻一些補救之方。至於我，我的阿黛勒，這是對我個人說的，無論我在那一種情形之下，我總不致於十分不幸的，當我能信任你還是愛我的時候。再見了，信任我對你的尊仰及企敬罷。除了我希望你能如我想到你的好處一般地想到我的好處之外，我不能對你說旁的話。你看見麼，我不斷地重複同樣的話，因為我所想到的永遠是同樣的。請恕我所有這些盡我所能想拉長的雜碎的東西罷；和你說再會，在我是怎樣地犧牲啊。盡你可

能地時常寫信給我，並燒去所有我的信札罷。我覺得這是一件機警的事。再見了，再見了，……主要的是不要燒了你的信啊！

一八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因爲昨晚上我不能夠，我覺得很可惜的，給你這封回信，許我在這裏添上數行罷。在這幾分鐘內僅僅我一個人，於是我便乘機寫信給你。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你不和我在一處呢，我的阿黛勒！我有幾多的事要對你講啊……爲何你燒了你的星期六的信呢？你想像不到我是何等需要牠啊！你在信內自己承認你有些事情要詢問我，然而你沒有問我……這所謂你對我的信任麼！我希望你下一次來信補救你的過失罷……喂，我的阿黛勒，請恕我啊，我很驕傲的對你有一種責問。你是千萬倍的比我貴重，然而你是屬於我的！

再見了，在什麼時候我們能談一回？

三月二十一日

你要我寫給你幾行，阿黛勒，但是你要怎樣我對你說那我已經千萬遍說過的話呢。你要我重複地說我愛你麼？可是我覺得缺少字句來表示呢……對你說我愛得你甚於生命，這並不是件了不得的事，因為你知道我是並不發狂般地愛惜生命的。這是應該的啊！有一件事我要對你說，我不准你，你聽清麼，我不准你再多說我的輕視，我對你的輕視。你將使我十分地生氣，倘使你逼我重複地對你說，假定我不尊敬你，我便將不愛你了。這從何說起呢，我要請教你，我對你缺少尊敬之心麼？倘使我們中間要有一個不對的話，無疑的不是我的阿黛勒；可是我並不怕你輕視我，因為我想你是知道我的觀察的銳利的。我是你的丈夫，至少我視作如此。至有你能使我失掉這個名義。

你身邊有些什麼事發生，我的朋友？你痛苦麼？請告訴我一切。我希望我的生命對你有可以盡力之處。

你知道一種能使我得到四分之三的幸福的念头麼？我念着，無論有什麼困難，我將永遠能做你的丈夫的，即使祇是一天。明天我們結婚，後天我能自殺，我將是幸福的而他人不能責備你。你將做我的寡婦——我的阿黛勒，這豈不是無論在那種情形之下都可以這樣處置的麼？幸福之一日

較勝於痛苦的一生。

聽我，請想念着我啊，我的朋友，因為我祇想念着你。你對我應該如此的。我努力更求有爲，俾無負於你。你要知道我是如何地愛你啊！……不合你的意思的我是不做的。我祇爲我的妻，我的最愛的阿黛勒而工作。請稍稍愛我以答報我罷。

還有一句話。如今你是露俄大將軍的媳婦了。不要做不配你身分的事，不要痛苦於人們對你缺少尊敬之心；母親對這些事情是很重視的。我覺得這位賢母是對的。你將以爲我是一個驕傲的人，同時你以爲我自傲於一切人們所說的我的成就，然而，我的阿黛勒啊，上帝能爲我作證，我祇自傲一件事，這便是你愛上了我。

再會了，你還欠着我你將無疑地永遠拒絕我的八個吻呢。再會了，一切由你作主，祇是由你作主。

三月二十八日